

在书写中获得的启示(组诗)

□ 冬 千

“红鳞掌上跃”

你手里握住的只有一块鳞片，
又不只是鳞片。它根部的血正在凝结，
因为你的手掌正在吸走它的热量。
你感到一个生命正从自己的手上流逝，
仿佛手掌变成砧板，正在承受着

一只活物剥落的鳞皮。染血的鳞片
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回到那条鱼的身上。
此刻你的手掌又化为岸边平整的礁石，
鳞片正在跳跃，仿佛搁浅的鱼正在挣扎。
不断涌动的鳞片逐渐平息，而濒危的生命

也随着潮水被卷走。你感到特殊的温暖，
似乎你的意志悄然改变了它的命运，
同时挽救了你——你沉沦在凝血的痛苦中。
获得的温暖似乎也意味着生命的力量，
它正在返回那块鳞片，而血渍正在融化，

逐渐透明、轻盈。它飘了起来，犹如羽毛。
细羽般的血丝渗透、深陷于你的皮肤，
它在其中生长，使得你的手掌像一只短翅。
亲和的期待仍在显现，你的羽翼日渐丰满。
这想象之轻，升华了一切沉重的形式。

在书写中获得的启示

我弯下颈来，倾斜地望向笔的一端，抵在
右手的虎口。
另一端按压在纸上，摩挲着，发出桑蚕啃
食叶子的声音。
以泪滴般的大小，墨水在纸面浮现，相较于我有限的爱
它似乎更加吝啬。而黑色的泪痕逐渐蔓延
成为文字，
既像被吃掉的那些叶子的纹路，又像吐出一缕缕蚕丝。
曲折的字迹建成词句，而词句搭起了言语。
它们启示了幼虫的诞生，却又呼应着某个
终结的时刻。
我暗中发现，我珍视被说出的那些事物，
更像是因为拥有了一个奇迹——永恒般的
奇迹
而感激。而感激深处的羞愧是对奇迹的
报答。

我总是享受地扭转低垂的脑袋，沉浸在神秘的氛围里。
无论写下的是什么。而我没有发现的是，
我的脊椎
也在随之变形，无声无息。只是发觉它正在变成
骨头结成的一张弓。时刻都在紧绷着仿佛
箭正在弦上。
我的肩胛因此酸痛，胀如弓箭手的一只肥大的手套。
当他摆出发射的架势，我的思绪却在迟钝的意识中
等待一个精确的改造。直到它们有了箭矢

的形状
和目光的质感。并且长出爱的羽毛。
当飞箭扎进黑色的泪痕，这些柔软的箭簇
会让它们更加贴近纸面之下，那裹在木质
纤维里的心灵。

无从确认的是，促使我低头、侧耳的
与迸射在弦间的力量，是否是同一个张力。
相似的是，两股力量压抑了我的神经，挤出浓缩的痛苦。
请把它们抹在我的耳垂和脚踝。如此我的痛苦才得以
在字句之间匍匐地流逝。同时显明了我的脆弱，
意味着文字的奇迹并非一次解脱，而是赦免。
弓箭手拉满了空弦，不为捕获，只是为了
锻炼它的韧性，
一个反对痛苦的责任。弓弦悬在空中震荡，犹如
一只蝴蝶在破开而散落的茧丝上振翅。
乌鸦停在这儿，站在我的余光里。照着我的样子，
侧着小脑袋。一颗灰色的好奇心，试着听清这里的回音。

沉思中的回忆,以及纪念

她,那个老妇人,成天就坐在沙发的边缘,
做着白日梦。昏昏沉沉,仿佛正在死去。
的确如此。她比以往更容易失眠,
又肿又青的眼袋,其中是不断缩小的眼珠。
笼罩着浑浊的眼翳,如同褐色的鹰翅
搅动着两个发光的鸟窝。
她闭上眼睛,看见一片猩红的黑暗,
和雏鸽在它的蛋里所见的一样。

她对黑暗的畏惧越发敏感,因此
不许任何人在睡前关掉她的卧室灯。
似乎在黑暗中总会飞出,一只凶恶的猎鹰
从头顶抓起她的灵魂。似乎在黑暗中,
坐满了记忆里早已离去的客人。

她整夜都在应对那些可怕的外来事物。
她变瘦了,变得憔悴。眉骨突兀地隆起,
无神的眼睛在眼睑下越陷越深,
仿佛一道峡谷,隔开
两片泪水淤积的洼地正在枯竭。

她沉默地度过每一天,独自地感受
助听器里的世界无限扩张,
感受她的诞生就像一个原点,
不断地向外延伸,她难以理解这些
复杂的运动,但她知道在生命中
并没有太多选择,只为琐碎的细节所支配。
她是被动性的一个质点,当她
迎来生命的末项,她将被固定在那里。

她再也不会教给我们什么。
她的生命,连同那些令她骄傲的

手艺,被猎鹰掠走。
在意识到消逝的意义之前,
我们应该却没有明白,终结也是生命的
责任……代价……还有救济……
她在沙发边的午睡中理解了她本身

和本身之外的这一切。当那只猎鹰
捎上它的猎物从我的身边经过,
正值傍晚,我头顶的鸟窝里
隐藏着生命的悸动。我看见落日
的光辉在云层之间渲染,光亮由下
而上地递减。仿佛天堂的信号
显出了一个带有渐变的扇形。

如何让生活重新清醒

“摘下眼镜再来看看这些东西。”
他嘟囔着,像在自语。
视力模糊的他几乎就要吻了上去。
一切变得陌生,裸眼中的事物
仿佛世界的全新开始,他这样描述
视力严重降低的自己。
盆栽中泥土的气息,绽放的花卉
哪部分是花神之爱,哪部分是工蜂的劳动,
似乎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
谜语,一把钥匙,一种亲密。这
针状的,这雄蕊,这蜚痛,这
突然的颤栗……身体
让命运此刻在世界显影,又散若无形。
出了门,他还未意识到,
万物在模糊的光影中失去了原貌。
花瓣在空中旋转、展开,
树身摇动,人群汇成隐秘的河流,
数量变成了色块,心灵的
乱码作祟,化为暧昧的像素,仿佛
天空中突然的降雪,
在荧光的屏幕上跳跃,爆发雪盲症。
需要让记忆把目光收回,
回到那盆栽里绽放的花丛,以一缕
游丝般的气味,一阵秘密的刺痛,
让生活重新清醒。

我迷恋,我真实

晚餐过后的厨房更加幽暗。
我站在洗碗池边,温热的活水涌向水槽。
吃剩的动物脂油正在变冷,凝固,
又被溅落的热水融化,散出腥臊的哈喇味。
尽管幽暗,但也足够看清我的脸
浮现在不断溶解的油渍里。我的额角、下颏
甚至半边脸,都映出了透明的污迹,
像胎记、痣、疤痕、皱纹和隐痛的淤青。
从油腻的不洁到我的羞耻,能使人发现
什么?
油滴不断地被稀释,变得轻盈,变得无足
轻重,
在槽里浮起一层油波,闪耀着黯淡的虹光。
擦亮了我的脸,还有你的。
脆弱的羞耻来到我们之间,我们用它打量
彼此,

照亮彼此。我从碗碟上刮下更多的油滓,
它们在流水中化解,我也是,
我向你倾诉了一个不真实的理由,
我怎样畏惧我在尘世中的形象,
那个被恐惧的我——你,就怎样在梦中安慰我。
我的愿望,被你打扮成一个真实的礼物,
亲手递给我,纯粹得像洁净的厨具
在悬空的篮子里等待晾干。

我知道清洗这些瓷制的生命,其实
并不需要理会太多。它们很自然地克服
这些不洁,甚至克服了釉质的脱落,
克服正如我们克服对自身的迷恋。
它们洞察到,曾经寄放在这里的事物
都在更迭中消逝。只有容器,
爱一般的容器,一直不变,就像
你对于我,唯一的亲密和唯二的真实。
槽里油腻的水渍缓缓蒸发,
怪异的气息消弭了一个我们之间的矛盾。
说出,抑或缄默,或者什么都不是,
只有忍耐,因为羞耻一经开始,永远不会
停下。
即使那些瓷器暂时褪去了油污和水分,
它们在未来也不会一尘不染。
只有忍耐,犹如对待一个可以预料的失落。
我擦干双手,待在昏暗的厨房里,
有的是平静而充沛的活力,凝神地看着
一只只倒扣的碗滴水,像无花果宽大的
叶子,
没能发觉,真实的幸福已经提早到来。

作者简介



冬千, 原名刘锐, 2006 年生于云南昆明, 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山花》《扬子江诗刊》《作品》《滇池》《草堂》等刊物, 曾获第六届零零国际诗歌奖华语奖(2023), 出版诗集《身如琉璃》(2023, 中国华侨出版社)。